



语言文化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唐贤清

跨语言句法语义研究

唐贤清 主编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湘与黔桂边跨方言跨语言句法语义比较研究”（编号15ZDB105）资助。



语言文化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唐贤清

跨语言句法语义研究

唐贤清 主编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语言句法语义研究 / 唐贤清主编.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648-3200-1

I. ①跨… II. ①唐… III. ①汉语—语法—研究 ②少数民族—民族语—语法—研究—中国 IV. ①H14②H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5852 号

跨语言句法语义研究

KUA YUYAN JUFA YUYI YANJIU

唐贤清 主编

◇策划编辑: 刘苏华

◇责任编辑: 刘苏华

◇责任校对: 蒋旭东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长沙岳麓山 邮编: 410081

电话: 0731-88873070 88873071 传真: 0731-88872636

网址: <http://press.hunnu.edu.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7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 册

◇书号: ISBN 978-7-5648-3200-1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复制、型变及语言区域	(001)
汉语史研究中的类型学和信息化	(028)
土家语的差比句	(036)
矮寨苗语处置句研究	(049)
湘语邵阳话中的重叠式反复问句及其类型学意义	(065)
汉藏语 OV 语序表被动的情况考察	(071)
侗台语领属结构的主要类型及其发展	(088)
中国语言序数语法表达式的类别和共性特征	(113)
土家语动词体标记-i 的来源和语法化过程	(127)
多谷土家语动词 ki v ki v 结构及其来源	(140)
程度副词作补语的跨语言考察	(149)
壮语源于指示词的定语标记	
——兼论数词“一”的来源	(162)
湖南凤凰话后置复数指示词	
——兼论方言中复数标记“些”的来源	(179)
从类同副词到并列连词	
——中古译经中虚词“亦”的语义演变	(189)
壮语方言颜色词考源	(208)
“青蛙”以及相关问题	(222)
湘西乡话与湘西苗语	(228)
关于《苗语句法成分的可移动性》及其补证	(241)

复制、型变及语言区域

吴福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复制”(replication)、“型变”(metatypy)和“语言区域”(linguistic area)是接触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三个重要概念,尤其是“复制”和“型变”,与之相关的探究和讨论是近年来接触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重要进展。本文在前修时贤的基础上讨论这三个术语的内涵及其内在关系,着重说明“语法复制”作为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的重要机制,是形成“型变”和“语言区域”的重要过程。

一、语言接触与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

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是指特定的语言个体或语言社团同时熟悉并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的情况。(参看 Weinreich 1953; Thomason 2001a)换言之,语言接触指的是一种社会语言学状况(sociolinguistic situation)而非语言演变的过程。语言接触常常(但并非必然)导致语言发生演变,语言学家把这种演变称作“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contact-induced language change)。这种演变的典型情形是语言特征在不同语言之间的迁移(transfer),即某个语言特征由源语(source language)迁移到受语(recipient language)之中。一般说来,发生迁移的特征主要有下面几种:(参看 Heine & Kuteva 2003, 2005, 2006, 2007, 2008)

- (1) a. 形式,即语音形式或语音形式的组合;
- b. 意义(包括语法意义或语法功能)或意义的组合;
- c. 音-义单位(即语素)或音-义单位的组合;
- d. 句法关系,即意义成分的语序。

Heine & Kuteva (2003, 2005, 2006, 2007) 参照 Weinreich (1953:

30-31) 的术语和分类, 把为 b、d 两类成分的迁移提供模式 (model) 的语言称为“模式语” (model language), 利用这种模式进行复制的语言称为“复制语” (replica language), 把 b、d 两类成分的迁移过程称作“复制” (replicating)。Heine & Kuteva (2005, 2007, 2008) 对“复制”的界定是: “复制指的是复制语的使用者利用自己语言里可得到的语言材料, 仿照模式语的特定模式, 在其语言里产生出一种新的意义或结构。”至于音-义单位 (即上举 c 类成分) 的迁移, 则跟语音成分 (即上举 a 类成分) 的迁移一样, 属于“借用” (borrowing)。

按照 Heine 和 Kuteva (Heine 2007; Heine & Kuteva 2003, 2005, 2006, 2007) 的主张, 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可以分为“语法借用” (grammatical borrowing) 和“语法复制” (grammatical replication) 两类: 语法借用是指一个语言 (源语) 的语法语素迁移到另一个语言 (受语) 之中; 语法复制则是指一种语言 (复制语) 仿照另一语言 (模式语) 的某种语法模式, 产生出一种新的语法结构或语法概念。语法复制包括“接触引发的语法化”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和“结构重组” (restructuring) 两个方面; 前者是指一个语言 (复制语) 对另一个语言 (模式语) 的语法概念或语法概念演变过程的复制, 后者是一个语言 (复制语) 对另一个语言 (模式语) 语法结构的复制。Heine & Kuteva (2005, 2006, 2007, 2008) 的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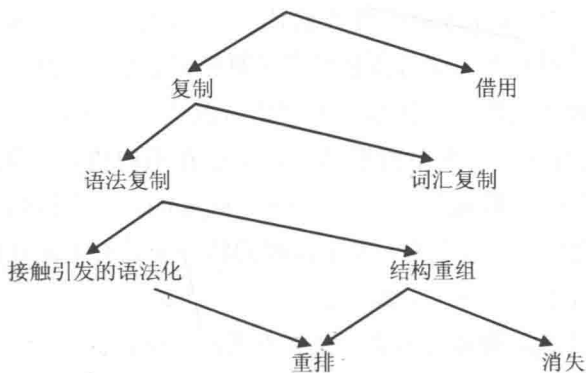


图 1 接触引发的语言迁移 (Heine & Kuteva 2008: 59)

吴福祥 (2008a, 2008b, 2009a, 2009b, 2014) 利用东南亚语言的资料对 Heine & Kuteva 上述“语法复制”的理论模型做了修正, 修订后的模型

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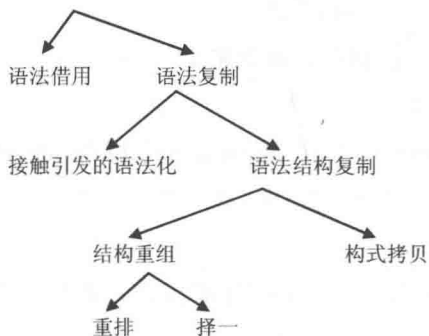


图 2 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的机制 (吴福祥 2014)

二、语法复制

按照我们的分析框架,语法复制包括“语法意义复制”和“语法结构复制”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一个语言(复制语)对另一个语言(模式语)的语法概念或语法概念演变过程的复制,后者是一个语言(复制语)对另一个语言(模式语)语法结构的复制。(吴福祥 2014)

2.1 语法意义复制

如前所述,“语法意义复制”是指复制语复制了模式语的语义概念、语义组织模式(pattern of semantic organization)或语义演变过程,典型的情形是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即一个语言受另一个语言影响而发生的语法化过程。(Heine & Kuteva 2003: 533; 吴福祥 2009c: 193)例如现代汉语“了”除用作完整体(perfective)助词(即了₁)和完成体(perfect)助词(即了₂)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用法,其多功能模式大体可概括如下:

- (2) a. “完毕”义动词: 这事儿已了(liao³)啦。
- b. 结果补语或动相补语: 这些菜我吃不了(liao³)啦。
- c. 能性傀儡补语: 明天的活动我参加不了(liao³)。
- d. 完整体助词(即“了₁”): 吃了(le⁰)饭再去吧。
- e. 完成体助词(即“了₂”): 他同意我去了(le⁰)。

无独有偶,汉语“了”的这种多功能模式也见于回辉话(郑贻青 1997)的“完毕”义语素 phi⁵⁵:

- (3) a. “完毕”义动词:

phi⁵⁵: 完(做完了)(附录一:“词汇材料”,199页)

b. 结果补语/动相补语:

nau³³ ɲau²⁴ phi⁵⁵. 他做完了。(96)

他 做 完了

nau³³ sa³³ sien¹¹ lu³³ hu³³ zau²⁴ pu³³ phi⁵⁵. 他的钱多得数不完。(97)

他 的 钱 多 得 数 不 完 了

c. 能性傀儡补语

ʔa¹¹ kai³³ hai³³ hu³³ pha⁴³ pu³³ phi⁵⁵. 老人累得走不动。(86)

老 人 累 得 走 不 了

d. 完整体助词:

pia³³ phi⁵⁵ ta¹¹ mau¹¹ ko⁵⁵ san³³. 种了一亩花生。(88)

种 了 一 亩 花 生

kau³³ kia⁴³ huai³² phi⁵⁵ kia⁵⁵ zai³³ lo³³. 我白等了半天了。(83)

我 等 白 了 半 天 了

e. 完成体助词:

ʔa¹¹ pa³³ kau³³ nam³² piu⁵⁵ ma³³ thun³³ phi⁵⁵. 我父亲六十五岁了。(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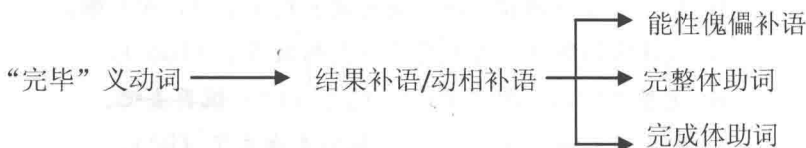
父 亲 我 六 十 五 岁 了

na²⁴ sam³² than¹¹ ɲu²⁴ zai³² phi⁵⁵. 小孩站起来了。(74)

小 孩 站 起 来 了

回辉话 phi⁵⁵ 和汉语“了”共时多功能模式的一致性无疑源自这两个语素历时演变路径的相似性。吴福祥(2009c)根据共时模式和历时文献等方面的证据,将回辉话 phi⁵⁵ 和汉语“了”的“多向语法化”(polygrammaticalization)路径构拟如下:

(4) 汉语“了”和回辉话 phi⁵⁵ 的多向语法化路径:



吴福祥(2009c)证明,回辉话 phi⁵⁵ 的语法化路径之所以同于汉语“了”,是因为前者(phi⁵⁵)复制了后者(“了”)的语法化路径(语义演变模式)。

2.2 语法结构复制

语法结构复制主要有两种模式：结构重组和构式拷贝。前者是指一个语言（复制语）的使用者依照另一个语言（模式语）的句法和形态模式来重排或选择自己语言里意义单位的语序。构式拷贝则指一个语言仿照另一个语言的模式，用自身的语言材料构建出与模式语对等的（形态/句法）结构式。

2.2.1 结构重组

2.2.1.1 重排

所谓“重排”（rearranging），典型的情形是：模式语 M 中有一种语序为 A-B-C 的结构式，复制语 R 也有对应的结构式，但语序却为 A-C-B（或其他语序模式）。于是，语言 R 的使用者依照模式语 M 的模式将其语言的 A-C-B 语序重排为 A-B-C，以取得与语言 M 模式的一致（即 A-C-B→A-B-C）。这种语序重组的方式在国内南方民族语言中比较常见，例如关系小句和核心名词的语序在人类语言中有“名词-关系小句（NRel）”和“关系小句-名词（RelN）”两种类型，比如英语采用的是前一种模式，日语和汉语则使用后一种语序：

(5) 英语: the book [that the student bought]

N Rel

‘[学生买的] 书’

日语: [gakusei ga katta] hon

学生 主格 买. 过去时 书

‘[学生买的] 书’

在中国南方的民族语言（侗台、苗瑶、南亚和南岛）中，关系小句和核心名词的语序有 NRel、RelN 和 NRel/RelN 三种类型。拙作（吴福祥 2009b）证明，这些民族语言关系小句和核心名词固有的语序模式同于英语而不同于汉语和日语，RelN 和 NRel/RelN 则是受汉语影响而发生演变或变异的结果。例如下面（6）中，傣语的关系小句结构式保留了固有的 NRel 语序；标话则在汉语影响下重排为 RelN；而毛难语关系小句结构式 NRel /RelN 的交替模式和变异类型，显示该语言正处在“N-Rel>Rel-N”演变之中。

(6) 傣语: (喻翠荣、罗美珍 1980)

NRel: kun²au¹pa¹ 捕鱼的人 (81)

人 捕鱼

kam²an²su¹tsau³va⁶nan⁴ di¹te⁴. 你说的话很好。(73)

话 的 你 说(助词) 好很

标话：（梁敏、张均如 2002）

RelN: j² tsun⁵ kε⁶ tau⁶ 咱们种的豆 (114)

咱们种的豆

tsau²mai⁶kɛ⁶lan² 捕鱼的人 (117)

捉 鱼 的 人

毛难语：（梁敏 1980）

NRel: ai¹ zən¹kwai¹?ja⁵ka⁵ 犁田的那个人 (37)

个 人 犁 田 那

RelN: la:k⁸ce³ na⁴ ti⁰ fu⁴ 孩子吃的粮食 (68)

孩子吃的粮食

2.2.1.2 择一

“择一”(narrowing)作为语序重组的一种方式,通常是指这样的情形:复制语 R 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结构模式(比如 A、B)来表达同一种语法功能,而模式语 M 表达同样语法功能的结构模式只有一种(比如 A 或 B),于是,复制语的使用者从 A、B 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结构模式中选择了语序模式 A 或 B,以与模式语 M 建立起一对一的等同关系。(参看 Heine & Kutava 2005: 114)不过这种语序重组的类型,我们目前在东南亚语言里尚未发现特别清楚的实例,但别的语言并不罕见。比如巴西境内一种叫 Kadiwéu 的南美洲语言,跟葡萄牙语有密切的接触关系,这种南美洲语言属于无基本语序的语言,也就是说,这种语言的小句语序可以有 OVS、VOS、SOV、OSV、VSO 和 SVO 六种模式。值得注意的是, Kadiwéu 使用者中 Kadiwéu-葡萄牙语双语人群则通常采用 SVO 语序,而这种语序正好跟葡萄牙语的基本语序 SVO 匹配。这个事实表明,复制语 Kadiwéu 语的双语人群,从他们可选的六种语序模式中选择在模式语葡萄牙语中普遍流行的基本语序 SVO,从而与葡萄牙语建立起一对一的等同关系。(参看 Thomason 2001b: 1642; Heine & Kutava 2005: 61)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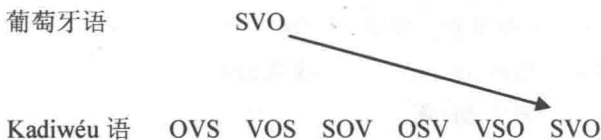


图3 Kadiwéu 语和葡萄牙语接触中的语序 (参见 Thomason 2001b: 1642)

2.2.2 构式拷贝

如前所述, 构式拷贝跟结构重组最大的差别是, 前者没有相关的结构作为基础或依凭, 完全是“无中生有”, 而后者一定有个相关的结构存在。据我们初步观察, 南方民族语言中某些跟汉语一致的结构式, 实则源于这些语言对汉语相关结构式的拷贝。例如中国南方很多民族语言(藏缅、侗台、苗瑶、南亚及南岛)跟汉语一样也拥有 A-not-A 型极性问句。我们(吴福祥 2008a)曾证明, 这些民族语言的 A-not-A 疑问构式是在汉语影响下产生的, 具体说, 是对汉语 VP 不 VP 模式的“复制”(replication)。例如:

(7) 毛难语: (梁敏 1980: 54)

nam³ lo:t⁷ kam³ lo:t⁷? 水热不热?

水 热 不 热

优诺语: (毛宗武、李云兵 2007: 81)

nan²² nɔ¹³ ne²² nɔ³³ tɔ³⁵ mɔ³¹ tɔ³⁵ mai³⁵? 他们今天杀不杀猪?

他们 今天 杀 不 杀 猪

克蔑语: (陈国庆 2005: 139)

vn³⁵ in³³ ma³¹ in³³? 他来不来?

他 来 不 来

阿昌语: (戴庆厦、崔志超 1985: 78)

nuan⁵⁵ lo³⁵ ma³¹ lo³⁵? 你去不去?

你 去 不 去

回辉话: (郑贻青 1997: 105)

nau³³ zai³² pu³³ zai³²? 他来不来?

他 来 不 来

▶ 三、型变

“型变”(metatypy), 即结构类型的改变, 是指一个语言的语法(主要是句法)受另一个语言的影响而发生整体性重组, 以致结构类型发生改变。(Ross 1996, 1997, 1999, 2001, 2006, 2007, 2008) 这个术语是澳洲国立大学 Malcolm Ross 教授(Ross 1996: 182)创造的。下面是他几个重要的定义:

(8) a. 型变指的是一种历时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某个双语社团所使用

的两种语言中,一种语言的句法基于另一种语言的句法模式发生了重组。因此,型变是一种语言接触现象。(Ross 2006: 95)

b. 型变指的是一种历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个双语社团使用的两种语言中,一种语言的形态句法结构基于另一种语言的形态句法结构模式发生了重组。我使用魏因赖希 (Weinreich 1963: 31) 的术语“复制语”(replica language) 和“模式语”(model language) 来指称这两种语言。复制语的结构通过型变而发生改变,以便在意义和形态句法上与模式语的对应结构相匹配。(Ross 2007: 116)

c. 型变指的是一种语言由于其使用者同时熟悉并使用另外一种语言而发生形态句法类型的改变。一般说来,遭受型变的语言(被改变的语言)是其使用者身份的象征,而提供型变模式的语言则是族群间的通用语(inter-community language)。被改变语言的使用者组成一种高度紧密结合的族群,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独特的身份,也清楚地明白其语言是其身份的一种标记;但这个族群中,至少有一些双语人广泛使用族群间的通用语,甚至对这种族群间通用语的精通程度超过其族群的象征语。(Ross 1999: 1)

由上面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型变的若干特征:

(9) a. 型变主要是指一个语言的形态句法因重组而发生类型改变。

b. 遭受型变的语言是特定双语族群的象征语(emblematic language, 通常也是该族群的母语或第一语言),而提供型变模式的是该双语族群熟练使用的群际语(inter-community language)。

c. 型变过程是单向的: 双语族群的象征语在形态句法上发生改变以匹配群际语的模式,但群际语的形态句法则未发生改变。

d. 导致型变发生的社会语言学动因是语言接触和双语制。^①

Ross (2002, 2003, 2008) 认为,型变本身是个复杂的过程,可以区

① Heine (2010: 18) 认为,型变其实是以往接触语言学讨论的“趋同”(convergence)现象的一种极端情形。他主张型变可以定义为:“一个语言(复制语)的语义和句法结构,由于语言接触而发生整体性重组,从而导致该复制语出现新的类型面貌(typological profile)以及复制语和模式语之间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直接可互译性(direct intertranslatability)。”Heine (2010: 18) 认为,一个理想的型变情形应该如下所述: a. 语言 A 和语言 B 具有相同的语义结构组织模式; b. 在这两个语言中,语素系连成词、短语和句子的模式相同; c. A、B 这两个语言的差别仅在于: 每个语言具有一套不同的音-义单位,不过因为(a)和(b),语言 A 的每个音-义单位跟语言 B 对应的音义单位在结构上完全相同,反之亦然。d. 因此,语言 A 和语言 B 之间完全具有可互译性,翻译者和语言学习者的任务仅限于在这两种语言之间转换合适的词汇和语法形式。

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句子或小句模式的型变（小句或句子内部成分的语序重排）；

第二阶段：短语模式的型变（短语内部成分的语序重排）；

第三阶段：词汇模式的型变（词内成分语序的重排）。

也就是说，在一个可离析为上述三个阶段的型变过程中，小句的重组首先发生，然后是短语的重组，最后是词内部结构的重组。Ross (2002, 2003, 2008) 的考察表明，这种型变顺序是不可逆的：因为没有发现这样的语言，其短语结构发生重组而小句结构未曾重组。

Ross (2002) 发现，型变也常常涉及语义模式和说事方式 (ways of saying thing) 的重组，但这种语义重组通常会发生在句法重组之前，即：

(10) 语义 > 句子/小句 > 短语 > 词

Ross 在多篇文章 (Ross 1999, 2001, 2003, 2006, 2007, 2008) 中提及的一个典型的型变实例是塔几亚语 (Takia, 属于南岛语系西部大洋语) 由于受邻近的瓦斯吉亚语 (Waskia, 属于巴布亚语系马当语族) 影响而发生的巴布亚语化。下面略作介绍。

塔几亚语是用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沿海卡卡岛 (Karkar) 上的一种西部大洋语 (Western Oceanic language), 属于南岛语系。在这个岛上同时还使用另一种名叫瓦斯吉亚的巴布亚语 (属于跨新几内亚 (Trans-New Guinea) 语系)。在这个岛内，瓦斯吉亚语是一种跨族群通用的群际语 (inter-community language), 所有塔几亚语的母语使用者都能熟练地使用瓦斯吉亚语。这两种语言的密切接触导致塔几亚语业已“巴布亚语化”：“塔几亚语使用者日益变得以与瓦斯吉亚语使用者相同的方式来识解其周围世界。” (Ross 2001: 144) 反映在语言上，塔几亚语在话语表达方式、语义组织模式以及句法结构等方面跟瓦斯吉亚语高度同构，以致这两种语言之间具有逐词的 (word-for-word) 可互译性 (intertranslatability)。 (Ross 1999) 例如：

(11) 塔几亚语: tamol an ɾai i-fun-ag =da ‘The man is hitting me.’
man DET me he-hit-me =IMPF

瓦斯吉亚语: kadi mu aga umo-so
man DET me hit-PRESENT. he

但是，与瓦斯吉亚语的接触并没有导致塔几亚语的音系和词汇系统受到

影响,塔几亚语仍保留着自己的词汇系统,其语素(词汇语素和语法语素)在语音上跟其他西部大洋语具有规律性对应,而跟瓦斯吉亚语完全不同。同时,除了少量话语标记外塔几亚语很少直接借用瓦斯吉亚语的语法成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接触引发的特征迁移是单向的:塔几亚语深受瓦斯吉亚语影响,但瓦斯吉亚语似乎并没有受到塔几亚语的影响。根据 Ross (1996, 1999, 2001),塔几亚语受瓦斯吉亚语影响而发生型变的结构主要有:

(A) 小句语序:从 SVO 到 SOV

原始西部大洋语和当代西部大洋语的小句语序都是 SVO,但塔几亚语则为 SOV。例如:

(12) a. Arop-Lokep 语(西部大洋语):

au a-kan-a pur ata-leu
I s:ls-eat-O:3s banana one-only

b. 塔几亚语(西部大洋语):

ŋai fud ŋ-ani=wa
I banana s:ls-eat=IRR
'I ate just one banana.'

很明显,塔几亚语的语序是基于瓦斯吉亚语模式发生重塑(reshaping)的结果。试比较:

(13) a. 塔几亚语: tamol an ŋai i-fun-ag =da

man DET me s:3s-hit-o:1s =IMPERF
'The man is hitting me.'

b. 瓦斯吉亚语: kadi mu aga umo-so

man DET me hit-PR. 3S
'The man is hitting me.'

(B) 限定词结构式语序:从“限定词+名词”到“名词+限定词”

原始西部大洋语里限定词(冠词)位于名词之前(如(14a)),而在塔几亚语和瓦斯吉亚语里,限定词(冠词)则出现在名词之后(如(14b)和(14c))。

(14) a. 原始西部大洋语: *a tam^wata 'the man'

DET man

b. 塔几亚语 (西部大洋语): tamol **an** 'the man'
man DET

c. 瓦斯吉亚语 (巴布亚语): kadi **mu** 'the man'
man DET

(C) 领属结构式的语序: 从“领属物+领有者”到“领有者+领属物”
西部大洋语的领属结构式是典型的“领属物+领有者”(如(15)中
Arop-Lokep 语的例子), 而塔几亚语则采用相反的语序, 跟瓦斯吉亚语模式
一致:

(15) a. Arop-Lokep 语: rumu ke tool in
house ABL man that
'that man' s house'

b. 塔几亚语: Kai sa- n ab
Kai CLASS- his house
'Kai' s house'

c. 瓦斯吉亚语: Kai ko kawam
Kai ABL house
'Kai' s house'

(D) 附置词语序: “从前置词+名词性补足语”到“名词性补足语+后
置词”

原始西部大洋语和现代西部大洋语通常具有前置词, 但塔几亚语像瓦斯
吉亚语一样使用的是后置词。例如:

(16) a. 原始西部大洋语: *i lalo- ña a Rumaq
PREP inside-its ART house
'inside the house'

b. 塔几亚语: ab lo
house in
'in the house'

c. 瓦斯吉亚语: Kai ko kawam **te**
Kai ABL house in
'in Kai' s house'

(E) 名词性并列词组的语序: 从“NP₁ 'and' NP₂”到“NP₂-NP₁
'with' . NP₁”

西部大洋语里，两个名词性成分组成并列短语时，话题性的 NP₁ 位于非话题性 NP₂ 前，用并列连词连接（如（17a）中 Arop-Lokep 语的例子）；而在塔几亚语里，话题性的 NP₁ 则位于非话题性 NP₂ 之后，并使用后置词标记，情形跟瓦斯吉亚语一样。例如：

(17) a. Arop-Lokep 语: tool tamoto **ma** rima- na [NP₁ ‘and’ NP₂]

man male and wife- his

‘a man and his wife’

b. 塔几亚语: nai tamol an **ida** [NP₂ NP₁ ‘with’ . NP₁]

I man DET with. him

‘the man and I’

c. 瓦斯吉亚语: ane kadi mu **ili** [NP₂ NP₁ ‘with’ . NP₁]

I man DET with. him

‘the man and I’

以上介绍的塔几亚语发生型变的句法结构见于表 1。

表 1 塔几亚语发生型变的结构（据 Ross 1999, 2001）

型变性演变 (Metatypic Change)	早期西部大洋语 (Early Western Oceanic)	巴布亚语化的 塔几亚语 (Papuanised Takia)	瓦斯吉亚语 (Waskia)
小句语序	SVO	SOV	SOV
限定词（冠词）位置	位于核心名词前	位于核心名词后	位于核心名词后
领属名词位置	位于核心名词前	位于核心名词后	位于核心名词后
并列性名词短语	名词短语+连词+ 名词短语	名词短语+名词短语 +后置词	名词短语+名词短语+ 后置词
附置词	前置词	后置词	后置词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塔几亚语的类型变是如何形成的？首先需要肯定的是，造成型变的机制是语法复制而非语法借用，因为在所有发生型变的实例中，句子或结构式所包含的语素都是塔几亚语自身的。前面提到，语法复制包括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和语法结构复制。那么上面这些型变实例属于哪种语法复制呢？考察发现，除了（A）小句语序的变化外，其他四种型变实例都是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的产物。（参看 Heine & Kuteva 2005, Heine 2008）下面以（D）（附置词语序）的重组为例来加以说明。

据 Ross (2001: 142-143)，原始西部大洋语里，具有不可让渡核心语的领属性名词短语采用的是“领属物-领有者”这样的语序，这个格式中核

心语带一个跟领有者在人称和数上具有共指关系的后缀，如 (18)：

- (18) * mata- ña a boRok
 eye-its DET pig
 ‘the eye of a/the pig’

在原始大洋语里，处所关系通常是由介词短语表达的，其中被支配的名词短语通常是类似 (19) 这种以一个关系名词作为其核心语的结构式。例如：

- (19) * i lalo- ña a Rumaq
 PREP inside- its ART house
 ‘inside the house’

* lalo- ña a Rumaq ‘(the) inside of the house’ 的核心语是 * lalo- ña ‘its inside’，而领有者是 a Rumaq ‘the house’。(19) 这种形式最终演变为 (20) 所示的塔几亚语结构：

- (20) ab lo
 house in
 ‘in the house’

但由 (19) 到 (20) 的演变并非一蹴而就，其间经历若干过程：(a) 前置冠词 * a 的消失，领有者的前置，从而产生 * i Rumaq lalo- ña 这种形式，或者更有可能的是 * Rumaq i lalo- ña；(b) 前置词 * i 功能消失，变成音段成分；最后，(c) 关系名词 * i lalo-ña 语法化为后置词 lo。

塔几亚语从前置词短语到后置词的演变似乎涉及下面这种连续的去范畴化和语音弱化（销蚀）：

- (21) 塔几亚语 (Ross 1996: 189-190)

从前置词短语到后置词

* i lalo-ña > i-lo-n > lo

请注意，这两个语法化阶段仍保留在塔几亚语里，而且能在同一个短语里出现：当塔几亚语使用者想精确地表达方所关系 (location) 时，他们就可以使用下面的表达式：

- (22) 塔几亚语 (西部大洋语；Ross 1996: 190)

ab ilo n lo
 house inside- its in
 ‘in the house’ s inside’

需要指出的是，塔几亚语上述语法化模式导源于瓦斯吉亚语“名词性补